

第三十五章 公堂內外的相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官差大哥打斷二人的相聲表演，苦笑道：“這話不能搶先說，那郭家狀紙寫的清楚，範公子正是因為那樁事情懷恨在心，所以才會半夜攔街行凶。”

柳氏問範閑：“酒樓上最後是什麼結果？”

“我把他家一個侍衛鼻梁打斷了。”範閑自責說道。

“你沒什麼事兒吧？”

“我怎麼能有事兒？當時酒樓上人都瞧見了，我是個不肯吃虧的人。”

柳氏歎了一口氣，轉過頭來對差役說道：“您聽聽，懷恨在心的，自然是吃虧的人，我們家少爺占了大大的便宜，難道還會懷恨在心？”

差役向來隻在公堂上聽訟師胡攪蠻纏，哪見過還沒上堂就率先自辯的架勢，早傻了眼，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柳氏毫無煙火氣地一伸手指，差役手裏便多了一張銀票，一瞧之下，兩眼放光。

柳氏已經回覆了一位夫人應有的自矜與高貴，淡淡說道：“這衙門，我們會去的，我們要去瞧瞧郭家玩的什麼名堂。不過可不能這個時候去，你回去告訴梅大人，什麼時候那位郭公子上了公堂，我們家的人就去公堂與他對質。”

一個差役心想這不合規矩啊，哪裏有來拿人卻拿了一手銀票回去的道理，正準備說話，卻被那個小頭兒攔住，應了聲是，便趕緊退出了範府。

範府終於回覆了清靜，花廳之中除了柳氏與範閑之外再無旁人。範閑微笑看著柳氏，心裏想著，如果這不是自己的敵人該有多好，他今天見識了對方的手段，無來由地生出一分欣賞來，雖然範府家大業大，但是被郭家搞了個突然襲擊，府中父親又不在，柳氏能夠處理的清清楚楚，場麵上不落下風倒是小事，關鍵是爭取了許多的時間，以便處理。

果不其然，柳氏喝了一口茶，淡淡問道：“你弄這樣一出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父親一直希望我能快速在京都揚名，我想了一想，這寫詩弄文實在是沒甚意思，如果能夠和當朝尚書家打場官司，自己一定會出名快許多。”這自然是玩笑話。

“你打便打吧，還非得亮明身份去打，似乎生怕不嫌麻煩。”柳氏的話裏帶了一絲怒氣。

範閑恭敬回道：“隻是想出口氣，這打人如果不讓被打的人知道是我打的，這口氣怎麼出？”

柳氏看了他一眼，覺得麵前這個俊俏小子比自己那兒子不知道成器多少倍，雖然表麵上似乎也在做些橫行霸道的的事情，但看著這身氣度和穩重，就知道他心中自然有數，不由歎了口氣，心頭有些失落。

範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微微一笑好奇問道：“姨娘，您先前為什麼幫我？”

柳氏緩緩抬起頭來，眉眼邊緣已經有了一些細細的紋路，她似乎有些驚詫少年會說話如此直接，想了一會兒之後才幽幽應道：“我雖姓柳，卻是範家的人。”

範閑盯著她的雙眼，知道這個女人說話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，卻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。

花廳裏安靜的連根針落在地上都能聽見。

...

“梅大人是我父親的門生，我已經派人去取信去。你父親此時應該也已經得了消息，相信不會有什麼事，頂多賠他們幾兩銀子。”柳氏閉上了雙眼，似乎有些疲憊，“下午讓管家陪你去京都府，藤子京昨天夜裏跟著你的，今天就不要

再跟著去府衙了，免得太招搖。”

範閑有些好奇地看著柳氏依然美麗的臉頰，實在是想不明白，這樣一個家中既有背景，自己又如此能幹的女子，為什麼會甘心嫁給父親作妾。

過了正午，範府已經將一切事情都準備妥當了，該打點的地方都打點了，該走的門路也已經提前知會了，又派下人去打聽清楚，郭保坤已經被擔架抬到了公堂上，柳氏才有條不紊地安排馬車，派點人手，簇擁著範閑，像個得勝的將軍一樣往府衙開去。

坐在馬車上的範閑並不是很在意這趟公堂之行。他打郭保坤是真地為了出氣，第一次發現對方看若若的眼神不對勁的時候就想打了，在靖王府詩會上被對方言語侮辱，更是增加了他動手的決心。隻是自己初入京都，就鬧出這麼大動靜來，雖然自己也留了些手段，但依然怕呆會兒難以收場。

但他依然要打，打人是手段，關鍵是要看打人能取得什麼樣的效果。而範閑之所以要打郭保坤是基於三個理由：一是想借此看一看父親大人在京都官場之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實力，好為日後做安排，父親在這些方麵對他總是遮遮掩掩，如果直接問肯定不可能得到明確的答案，而且同時可以印證一下範閑隱藏在內心最深處的某個疑問。二是在自己的身上潑些髒水，無論如何，上了公堂，似乎便要坐實了範閑紈袴子弟霸道無理的形象，而這正是範閑所希望的，因為他正在小心翼翼地控制著某個度，“宮中”對自己的好感度雖應父親要求，樹立自己才子的一面，卻時刻做著臭名遠揚，讓“宮中”主動退婚的打算一切為了雞腿妹妹。

第三個理由很簡單：郭保坤確實很欠揍

來到衙門外，範閑唬了一大跳，看著在門外紅色木柵外群情激奮的民眾們，納悶無比，在幾個家丁的開路幫助下，很困難地擠了進去。站在公堂涼沁沁的石板上，看著公案後麵那畫幅著紅日出東海的牆壁，四周陰森森立著的刑棍，他心裏暗叫一聲好，心想自己來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了，總算不虛此行。

回頭卻發現那些京都百姓比自己還興奮，拚命地往前擠著，想占據更好的位置，有幾個專業看熱鬧的光棍漢兒都快坐到紅柵欄上了。

範閑好奇問著柳氏派來跟著自己的府中清客鄭拓，這位鄭先生很多年前是江南一帶有名的刑名師爺，似乎與如今的京都府尹也有過一場主客情誼，所以柳氏派他來最合適不過。

鄭拓笑著解釋道：“京都裏的人膽子都大，別看一破落漢，說不定就是國公的什麼窮親戚，所以沒人會怕誰，像今兒個...尚書與侍郎家打官司，確實少見，這種熱鬧肯定沒有人願意錯過。”

範閑心想你們這些家夥難道是來看大片的？有些頭疼地搖了搖頭。鄭拓在一旁輕聲問道：“少爺，雖然先前在府裏已經對過了，但我還要最後問一次，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您動的手？在府尹老爺麵前自然不能承認，但您給我說個實話，我呆會兒也好說。”

範閑滿臉誠懇說道：“鄭先生，這不敢瞞您，我確實沒有打那個什麼郭公子。”鄭拓看著英俊少年那張親切誠實的臉龐，呵呵一笑，輕輕拍了拍他肩膀，表示讚賞。

過了一陣子，範閑好奇很久的喊威聲終於響了起來，府尹大人梅執禮端著身架從後廳裏繞了過來，大刀金馬地坐下。又過了一陣兒，一個木乃伊也坐在輪椅上，被人從後堂裏推了出來，後麵跟著位狀師，正在輕搖紙扇。範閑一看那木乃伊，不由苦笑了起來，心想自己下手哪有這麼重，堂堂尚書府居然也玩這種搏同情的小招數。

木乃伊自然就是被糊裏糊塗痛揍了一頓的郭保坤公子，他此時渾身疼痛，特別是鼻梁那處，竟依然還是無比痛楚，大夫的治療根本沒起太大作用，他不知道，範閑最後打那拳裏送了些暗勁兒進去，範閑體內的真氣本就與世上常見的真氣不同，霸道凶戾十足，又哪裏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好的。

郭保坤看見像個沒事人兒一樣站在公堂上的範閑，露在紗布外的雙眼裏流露出凶狠的神情，似乎欲擇人而噬。範閑卻假裝沒有看到這點，看著那位正在搖扇子的狀師，低聲問了鄭拓，才知道對方是京中有名的大狀宋世仁，品行素來不良，隻替達官人家做事，所以有了個名頭，叫做“富嘴”。

高高坐著的京都府尹梅執禮將手中的驚堂木一拍，啪的一聲響清亮無比，公堂內外嘈雜的聲音頓時安靜了下來，那些趴在紅柵欄上的看客變得鴉雀無聲，畢竟沒有誰願意錯過好戲。

“堂下何人？”梅執禮緩緩問道，他早已得了兩邊的知會，心裏有了數，但這些表麵功夫自然還是要按規矩一套一套緩緩做來，官威十足地掃了一眼公堂上的這些人物。

不管你們是誰，但在這京都府衙裏麵，都得聽我的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